

再走红梅园

○ 郑勤



即梦 AI 制图

立夏悄然而至，仿佛一夜间，时节便完成了更迭。当车轮再次碾上周塬路的尘土，窗外浓绿如潮，扑面裹挟着草木的腥香，瞬间将我拽入另一个季节——路还是那条路，可车窗外的景色早已不是第一次来的样子。

初春萌动的悸动与仲春喧嚣的声浪皆已褪去，眼前景致没有了浮躁，多了一份丰腴和安稳。曾因游人如织而拥堵的油菜花田，此刻油菜花被沉甸甸的籽菜压弯了腰肢；层层叠叠的梯田里，昔日低矮的麦苗已经起身，并抽出修长的穗子，淡黄的麦芒在烈日下闪着金光，硬是和毒日头较着劲。

“再去看看张龙村的红梅园吧。”妻子轻声提议。

车停于旧日农家院前。忆起初访之时，院落里撑着两座防晒棚，棚下桌凳纵横、人影穿梭，一碗碗浇着肉臊子或泼着热油的扯面端上桌，新蒜瓣的辛辣直往鼻子里钻。有人高声嚷着：“老板两碗宽油泼，多放辣子，不要香菜！”案板后，老板双手如擂鼓般嘭嘭摔打着面团，头也不抬，只一声浑厚的“好嘞”应声而起。不多时，服务员——应是老板的妻子——已端着两碗吱吱冒着油烟、飘着香味的油泼面疾步而来，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汤也随后跟上。

而今，往日的喧嚣早已散作云烟。正房门上悬着一把铁锁，锁孔里凝着沉寂；原先支棚之处，只剩方钢支架在烈日下泛着灰白，如卸甲的战士，静默伫立，连灰尘都懒得落上去。

下车时，一阵风裹挟着浓郁的香气迎面扑来，沁入肺腑。

循香望去，不远处一丛月季开得正盛，粉红与深红的花瓣在风里轻颤，宛如无数跳动的火焰。花蕾如昂首的火苗，贪婪地啜饮着立夏的阳光。我心头浮起一丝怅惘：这丛月季开得这样烈，偏偏没人来看。它该是寂寞的吧？可转念一想，若非游人散尽，我们又怎会独享这抹散发着馥郁香气的红？

顺着旧路走进红梅园，偌大的山林占据两个山梁，此刻却静得出奇。没有了游人如织的喧嚣和繁花映天的霓彩，只有浓密的枝叶在铺满碎石的小径上投下厚重的阴凉，连风掠过树梢的声响都变得迟缓，仿佛时间在此停摆。

“真美，好安静呀！”妻子轻声感叹。

是啊，安静得让人心生敬畏。林间唯有我们两人的脚步声，与偶

尔爬过石缝的小虫窸窣，交织成寂静的私语。

“你说，我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了看什么？”我忽然问自己，也像是在问她。

她抬眼望着密不透风的枝叶，缓缓说道：“不看什么，只是来陪伴一下梅花繁花落尽后的寂寞。”这句浪漫的回答，让我刮目相看。

忆起梅花恣意张扬的盛季，这里曾是人的海洋。老少妇孺，红男绿女，攀枝拍照，喧闹如沸水翻腾。而今花退残红，绿叶成荫，再无人驻足流连，唯余梅树静默伫立，守着一季的凋零。

世间万物，大抵如此。春风得意时，蜂蝶环伺，万人追捧；花期过后，便只剩枯枝败叶，门庭冷落。正如戏台上谢幕的角儿褪去华服，不过是巷陌里寻常的路人；又如高台

柳村一探。

柳村有一棵皂角树，相传为老子亲手所植。主干周长约十二米，树干中空，可容五人站立。树虽已部分腐朽，却依然枝繁叶茂。村中曾筑有城墙，高达数丈，内建老子庙，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唐代。柳村流传着一则民谣，令人浮想联翩：“漠谷河水向东流，皂角树下拴青牛，蝴蝶来，青牛走，梁山坡头老子游。”村里还有一项民俗：农历二月十五举行祭祀活动，而这一天，正是老子的诞辰。

老子为何选择柳村寻道？乾县一位老学究认为：关中富庶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；关中人素有社会责任感的风尚——这是根本原因。柳村所属的梁山地区，正是《史记》所载黄帝举行祭天仪式的地方——这是直接原因。

我也仔细考察了柳村一带的地貌：附近的漠谷河地势奇特，有如引颈饮水的鸿雁，有似威武雄壮的狮虎，亦有如奔驰原野的骏马。老子在漠谷河畔寓居，所搭茅屋三面环水，令人联想到道家“负阴抱阳”的风水理念。柳村流传的“蝴蝶奇遇”传说听起来颇为神秘，但细加思量，总觉得其中暗含一种内在逻辑。传说有一天，成千上万只色彩斑斓的蝴蝶落在老子茅屋上，尤以翅带“丹”字形纹路的白蝶最为耀眼。老子受到天启，从而重新选择炼丹的圣地。

炼丹的圣地在哪儿？我查阅了许多资料，也在柳村周围的田野中多次考察，访谈了不少老人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也许是机缘巧合——近日，我和几位文友参加完一个活

动，准备返回咸阳。我提议去田园看看三月的花海，大家一致响应。我们在一片桃园里陶醉了：桃花开得红艳艳的，年轻的文友说一看见桃花就想起自己的爱情。车子行了两三公里，一片梨园花开正盛，枝头的梨花怒放，像一团团白雪落在树上，年长的朋友说一看见梨花就想到文人的“一世清白”。车子再次启动，开阔的田野里，一股油菜花香扑鼻而来，眼前一片金灿灿的，大家说这颜色是幸福的颜色、温暖的颜色、友情的颜色，便一起合影留念。

心满意足之后，车子到了一个村子跟前，东拐就可以上312国道回咸阳了。然而，就在车子放慢速度、绕村东拐时，道路上方指示牌上的“李游村”三字映入眼帘。我本能地叫了一声，让车停下来。我打开车门，疯一样地朝石碑跑去。等看完石碑背面的说明，我两手一脚踏在地上，一串泪水流了下来——又寻觅到了老子的足迹，叫人怎能不激动。

这个村属礼泉县史德镇管辖，因老子两千多年前在此炼丹而得名。一位年长的老者告诉我：乾隆四十九年的《醴泉县志》、民国二十四年的《续修醴泉县志稿》，都有老子在此炼丹的记载。村中的李游庵，也叫西城庵，正是为纪念老子在此一游而建的古庙。又有几位老人凑上来，说老子在这里住了好多年，周围的几个村名都和纪念老子一游有关：云里坊村，因老子在坤方设坛为民求雨，结果只祈得云霾满天而得名；雨村（也叫榆村），因老子在乾

上退位的掌权者收起令旗，门前终将车少人稀。

读书时，老师曾在黑板上写下：“垂头不可丧气，得意不可忘形。”那时似懂非懂，如今站在这片寂静的梅林里，看着这些沉默的梅树，才真正读懂了那字迹里沉淀的千钧之重。

我们沿着树影重重的小路继续慢慢走。回望前半生，心底竟生起一丝小小的满足与自豪。或许繁花落尽并非衰颓，而是生命走向成熟的必经驿站，如梅子褪去青涩，在岁月里酿出醇厚的回甘。

今日重游，我们或许不只是来陪伴花的寂寞，更是借此安顿自己对逝去青春的寄托，以及对曾经辉煌的回望。那些喧嚣的片段，原是生命之书里不可或缺页码，翻过之后，方见静水深流的真谛。

“快看，这么多青杏！”妻子惊喜地指着枝头。

定睛细看，梅园里夹杂的杏树，早已结出累累果实。青涩的小杏躲在浓叶下，若不细看很难察觉。当初我们沉醉于漫山遍野的梅花时，何曾留意过这些杏花？它们在粉红的海洋中悄然生长，将芬芳酿成青果，静待时间的邀约。它们不争春日的镜头，只默默积蓄力量，终将在不久后为人们奉上甘甜的果实。

想到此，心中竟生出一丝愧疚。或许对于梅花与杏花而言，我们看与不看，花时自开，果时自结，人来了它不争宠，人走了它也不叹气——这倒比我们活得明白。这或许正是在喧嚣尘世中，我们最应领悟的生命姿态。

方设坛祈雨，果然喜雨降临而得名；雪村，因老子在良方求得瑞雪而得名；礼道村，因老子要去马嵬坡讲经，周围村民相送十里、依依不舍而得名。

据《关中胜迹图志》及《兴平县志》记载，老子在马嵬坡（今黄山宫）讲经、炼丹、授徒。后因母亲思念渭水，迁往周至楼观台，但仍常骑青牛返回黄山宫讲经布道。因黄山宫与楼观台南北遥望，民间便有“朝了南台朝北台”之说，黄山宫被称为“北楼观”。

终于，寻觅老子足迹的困惑一下子解开，渐渐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：见周之衰，离开京城——至函谷关，著《道德经》——柳村居住，天启离开——李游村炼丹，去马嵬坡讲经——因母亲思念渭水，迁往楼观台讲道，为众人授经，归天。

回到家里，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：老子为什么要去马嵬坡、楼观台？他在李游村有何自悟？老子在李游村炼丹，所求不过是肉体的长生。也许在与村民的接触中，他悟到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种精神，因而改炼丹为授经。马嵬坡、楼观台临近丰镐，正是授经的理想之地。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”这才是人的精神。

当我领着一群文友，按照自己理出的老子足迹脉络，再访李游村时，我知道了这个村子还有一位大人物，名叫秋步月，是礼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，28岁时被反动派杀害，头颅被割下示众。但他的头颅，称出了人民选择的分量。

一碗无价的卤面

○ 李茜羽

月末结账的最后一天，一行行数字在屏幕的表格里层层汇总、精准钩稽，最终归于借贷平衡。指尖轻点“上报”，屏幕上弹出工作完胜后的提示：“上报成功”。

楼道早已沉寂，整栋楼里，只有财务部的灯还亮着。紧绷了许久的神经骤然放松，胃里传来咕咕叫的声音。我习惯性地打开右侧柜子翻找，里面没有零食，只有码放整齐的会计凭证和一本写满了工作安排的日志。这时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不是报表提报的工作提醒，而是我提前标注的日程重要事项：“明日：陪奶奶。”后面跟着一行小字，是我随手记下的话：奶奶说，周末要给我做好吃的。

“好吃的”，一个属于我和奶奶专属的沟通词语，是我们之间独有的默契。那不是随便一顿饭菜，而是九十多岁的奶奶在她那间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厨房里耗时费力，亲自完成的美食才算数。

我几乎能确定，一定是卤面。我们家祖籍河南，卤面是奶奶最拿手的看家菜，也是我们全家安定定居陕西后，依然久吃不厌的家乡饭。

工作告一段落，疲惫如潮水般涌来。我靠在椅上，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周末团圆的画面：二十平方米的客厅挤着一大家人，两个小侄女追跑嬉闹；长辈们围坐闲谈，电视声、说话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的声音仿佛撞得天花板咚咚直响。父亲在厨房喊着：“开饭啦！最后一个菜马上就好！”而奶奶总是稳稳地坐在主位，笑眯眯温柔地看着满堂儿孙。等所有菜肴上桌，她总会在众多菜里把那盘冒着热气的卤面挪到孙辈面前，轻声说：“多吃点，子孙们现在是最辛苦的。”

我从小就最爱吃奶奶做的卤面。放学一进家门，卤面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手擀的面条，新上市的豆角，五花肉切成薄片，在油锅里煸至金黄，豆角“刺啦”一声倒入锅中，面条与肉片拌匀后再一起回锅蒸，奶奶熟练地用筷子翻动着面条，让每一根面条都吸满汤汁……

那是刻在记忆里的味道，也是我长大后，无论吃过多少山珍海味，都念念不忘的温暖。

那一刻我已经满脑子都在想念奶奶和她做的那碗卤面了，不是因为多美味，而是我清清楚楚、实实在在地感受到——我被奶奶深深地爱着。

电脑屏幕还亮着，我鬼使神差地敲下一行字：奶奶的卤面成本。

食材成本：五花肉半斤 20元，豆角 6两 6元，面条 8元、调料 2元；人工成本：奶奶备菜 2小时，烹饪 2小时，总计 4小时，这份心意，无价可估，无法计量；制造费用：厨具折旧不计，水电燃气费 3元。总成本 39元，加上无数无法计量的付出。成品卤面约 2斤，单价无法计量；收入无法计量；利润更无法计量……

光标停在“无法计量”后一闪一闪，我盯着这几行字看了许久，忽然觉得有些苍白。是啊，常年与数字为伴，在工作中习惯了财务逻辑，可奶奶的卤面，从来都不是一笔成本费用，它更像是一笔不计回报的无形资产，它看不见摸不着，却长久陪伴、温暖着我的成长。那里面投入的是奶奶的时间、耐心和牵挂，以及对我们的毫无保留的疼爱。而这份资产，不摊销、不减值、不折旧，永远充盈，永远温柔。

我摇摇头删掉了那份“卤面的成本核算”，拿起手机拨通了奶奶的电话，“奶奶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看您，上次您说过要给我做好吃的，我要吃卤面，这次我要吃两碗”。打完电话，我开始收拾，动作比平时慢些，心里却带着一种久违的、踏实的轻松。

工作中，我们总在计算成本、核算损益、平衡报表，可生活里，有些东西永远无法用数字衡量。回家吃饭，不是开销，是馈赠；亲人的爱，不是成本，是底气。

就像奶奶的那碗卤面，不计食材，不计时间，只计较你吃得开不开心、过得辛不辛苦。

是啊，无论我们走多远、多疲惫，只要回头，总有一盏灯、一碗面、一份爱，稳稳地等着。家人，从来不是报表上冰冷的数字与科目，而是我们人生资产负债表里，永远无法被计量却总构成我们全部生命价值的所有者权益。

寻觅老子的足迹

○ 杨生博

《史记》载，老子“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”。至函谷关，应关令尹喜之请，著书《道德经》五千余言，之后“莫知其所终”。老子为何去了楼观台？从函谷关到楼观台，沿途留下了怎样的足迹？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。

多年前，因研究咸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课题，翻阅乾隆《乾州志》与光绪《乾县乡土志》，发现老子曾游历至乾县梁山镇李游村（今称柳村）的记载。作为学人，我深知正史记录的是精英的历史，相较之下，民间史往往更为详细、确切。加之其时空推论与老子西行的传说相吻合，我便专程前往